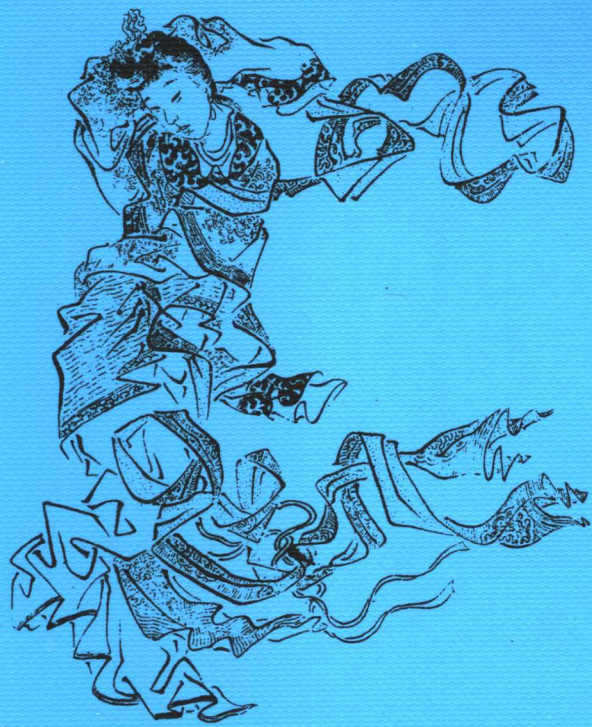


东周列国志

图文本 一

〔明〕冯梦龙 改编 〔清〕蔡元放 修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卷之五
五言古詩
五言律詩
五言絕句
五言排律
五言長句
五言雜詩
五言雜體
五言雜賦
五言雜歌
五言雜曲
五言雜雜



东周列国志



图文本

〔明〕冯梦龙 改编 〔清〕蔡元放 修订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序	胡宗文	1
序	蔡元放	2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7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4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20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26
第 六 回	卫石碣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32
第 七 回	公孙阏争车射考叔 公子翠猷谄贼隐公	38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44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48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53
第 十 一 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58
第 十 二 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65
第 十 三 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亶君臣为戮	71
第 十 四 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77
第 十 五 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84
第 十 六 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89
第 十 七 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94
第 十 八 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01
第 十 九 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07
第 二 十 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13
第 二 十 一 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20
第 二 十 二 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28
第 二 十 三 回	懿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34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141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48
第二十六回	歌虞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155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161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167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172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178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184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190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197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203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209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215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221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228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234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241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248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254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酖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260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266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272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崤谷封尸	279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284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诒秦	291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297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303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鬬椒绝缨大会	310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衮服戏朝	317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323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329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336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342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348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犒养献艺	355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362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368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	孙林父因歌逐主	374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381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387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393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400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鉏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406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412
第六十八回	贺虢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419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425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433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440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軀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448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455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464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471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478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485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492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500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句践竭力事吴	508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515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聩子路结纆	522
第八十三回	诛平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530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538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馁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545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551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558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566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573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580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哱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587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594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丘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600
第九十四回	冯驩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607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614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围	620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627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635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644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652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659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667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674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680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687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694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700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706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话说晋文公在王城，诛了吕省、郤芮，向秦穆公再拜称谢。因以亲迎夫人之礼，请逆怀嬴归国。穆公曰：“弱女已失身子围，恐不敢辱君之宗庙，得备嫁奁之数足矣。”文公曰：“秦、晋世好，非此不足以主宗祀，舅其勿辞。且重耳之出，国人莫知，今以大婚为名，不亦美乎？”穆公大喜，乃邀文公复至雍都，盛饰辎辂，以怀嬴等五人归之。又亲送其女，至于河上，以精兵三千护送，谓之“纪纲之仆”。今人称管家为纪纲，盖始于此。文公同怀嬴等济河，赵衰诸臣，早备法驾于河口，迎接夫妇升车。百官扈从，旌旗蔽日，鼓乐喧天，好不热闹！昔时宫中夜遁，如入土之龟，缩头缩尾；今番河上荣归，如出冈之凤，双宿双飞。正所谓“彼一时，此一时”也。文公至绛，国人无不额手称庆。百官朝贺，自不必说。遂立怀嬴为夫人。

当初晋献公嫁女伯姬之时，使郭偃卜卦，其繇云：“世作甥舅，三定我君。”伯姬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怀嬴，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世作甥舅”？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文公避难而出，又亏穆公诱诛吕、郤，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我君”？又穆公曾梦宝夫人，引之游于天阙，谒见上帝，遥闻殿上呼穆公之名曰：“任好听旨，汝平晋乱！”如是者再。穆公先平里克之乱，复平吕、郤之乱，一筮一梦，无不应验。诗云：

万物荣枯皆有定，
浮生碌碌空奔忙。
笑彼愚人不安命，
强觅冬雷和夏霜。

文公追恨吕、郤二人，欲尽诛其党。赵衰谏曰：“惠、怀以严刻失人心，君宜更之以宽。”文公从其言，乃颁行



介子推守志
焚绵上

大赦。吕、郤之党甚众，虽见赦文，犹不自安，讹言日起，文公心以为忧。忽一日侵晨，小吏头须叩宫门求见。文公方解发而沐，闻之怒曰：“此人窃吾库藏，致寡人行资缺乏，乞食曹、卫。今日尚何见为？”阍人如命辞之。头须曰：“主公得无方沐乎？”阍者惊曰：“汝何以知之？”头须曰：“夫沐者，俯首曲躬，其心必覆；心覆则出言颠倒，宜我之求见而不得也。且主公能容勃鞮，得免吕、郤之难，今独不能容头须耶？头须此来，有安晋国之策。君必拒之，头须从此逃矣。”阍人遽以其言告于文公，文公曰：“是吾过也！”亟索冠带装束，召头须入见。头须叩头请罪讫，然后言曰：“主公知吕、郤之党几何？”文公蹙眉而言曰：“众甚。”头须奏曰：“此辈自知罪重，虽奉赦犹在怀疑，主公当思所以安之。”文公曰：“安之何策？”头须奏曰：“臣窃主公之财，使主公饥饿。臣之获罪，国人尽知。若主公出游而用臣为御，使举国之人，闻且见之，皆知主公之不念旧恶，而群疑尽释矣。”文公曰：“善。”乃托言巡城，用头须为御。吕、郤之党见之，皆私语曰：“头须窃君之藏，今且仍旧录用，况他人乎？”自是讹言顿息。文公仍用头须掌库藏之事。因有恁般容人之量，所以能安定晋国。

文公先为公子时，已娶过二妻。初娶徐嬴，早卒。再娶偁姑，生一子一女，子名驩，女曰伯姬。偁姑亦薨于蒲城。文公出亡时，子女俱幼，弃之于蒲，亦是头须收留，寄养于蒲民遂氏之家，岁给粟帛无缺，一日，乘间言于文公。文公大惊曰：“寡人以为死于兵刃久矣，今犹在乎？何不早言？”头须奏曰：“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君周游列国，所至送女，生育已繁。公子虽在，未卜君意何如，是以不敢遽白耳。”文公曰：“汝如不言，寡人几负不慈之名。”即命头须往蒲，厚赐遂氏，迎其子女以归，使怀嬴母之。遂立驩为太子，以伯姬赐与赵衰为妻，谓之赵姬。

翟君闻晋侯嗣位，遣使称贺，送季隗归晋。文公问季隗之年，对曰：“别来八载，今三十有二矣。”文公戏曰：“犹幸不及二十五年也。”齐孝公亦遣使送姜氏于晋，晋侯谢其玉成之美，姜氏曰：“妾非不贪夫妇之乐，所以劝驾者，正为今日耳。”文公将齐、翟二姬平昔贤德，述于怀嬴。怀嬴称赞不已，固请让夫人之位于二姬。于是更定宫中之位，立齐女为夫人，翟女次之，怀嬴又次之。

赵姬闻季隗之归，亦劝其夫赵衰，迎接叔隗母子。衰辞曰：“蒙主公赐婚，不敢复念翟女也！”赵姬曰：“此世俗薄德之语，非妾所愿闻也。妾虽贵，然叔隗先配，且有子矣，岂可怜新而弃旧乎？”赵衰口虽唯唯，意犹未决。赵姬乃入宫奏于文公曰：“妾夫不迎叔隗，欲以不贤之名遗妾，望父侯作主。”文公乃使人至翟，迎叔隗母子以归。赵姬以内子之位让翟女，赵衰又不可。赵姬曰：“彼长而妾幼，彼先而妾后，长幼先后之序，不可乱也。且闻子盾，齿已长矣，而又有才，自当立为嫡子。妾居偏房，理所当然。若必不从，妾惟有退居宫中耳！”衰不得已，以姬言奏于文公。文公曰：“吾女能推让如此，虽周太任莫能过也。”遂宣叔隗母子入朝，立叔隗为内子，立盾为嫡子。叔隗亦固辞，文公喻以赵姬之意，乃拜受谢恩而出。盾时年十七岁，生得气宇轩昂，举动有则，通诗书，

精射御，赵衰甚爱之。后赵姬生三子，曰同，曰括，曰婴，其才皆不及盾，此是后话。史官叙赵姬之贤德，有赞云：

阴性好闭，不嫉则妒，惑夫逞骄，篡嫡敢怒。褒进申绌，服欢曰怖，理显势穷，误人自误。贵而自贱，高而自卑，同括下盾，隗压于姬。谦谦令德，君子所师，文公之女，成季之妻。

再说晋文公欲行复国之赏，乃大会群臣，分为三等：以从亡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三等之中，又各列其劳之轻重，而上下其赏。第一等从亡中，以赵衰、狐偃为最，其他狐毛、胥臣、魏犢、狐射姑、先轸、颠颉，以次而叙。第二等送款者，以栾枝、郤溱为最，其他士会、舟之侨、孙伯纠、祁满等，以次而叙。第三等迎降者，郤步扬、韩简为最，其他梁繇靡、家仆徒、郤乞、先蔑、屠击等，以次而叙。无采地者赐地，有采地者益封。别以白璧五双赐狐偃曰：“向者投璧于河，以此为报。”又念狐突冤死，立庙于晋阳之马鞍山，后人因名其山曰狐突山。又出诏令于国门：“倘有遗下功劳未叙者，许其自言。”小臣壶叔进曰：“臣自蒲城相从主公，奔走四方，足踵俱裂。居则侍寝食，出则戒车马，未尝顷刻离左右也。今主公行从亡之赏，而不及于臣，意者臣有罪乎？”文公曰：“汝来前，寡人为汝明之：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辅我以谋议，使我不辱诸侯者，此受次赏；冒矢石，犯锋鏑，以身卫寡人者，此复受次赏。故上赏

赏德，其次赏才，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行且及汝矣。”壶叔愧服而退。文公乃大出金帛，遍赏与僮仆隶之辈，受赏者无不感悦。惟魏犢、颠颉二人，自恃才勇，见赵衰、狐偃都是文臣，以辞令为事，其赏却在己上，心中不悦，口内稍有怨言。文公念其功劳，全不计较。

又有介子推，原是从亡人数，他为人狷介无比，因济河之时，见狐偃有居功之语，心怀鄙薄，耻居其列，自随班朝贺一次以后，托病居家，甘守清贫，躬自织屨，以待奉其老母。晋侯大会群臣，论功行赏，不见子推，偶尔忘怀，竟置不问了。邻人解张，见子推无赏，心怀不平；又见国门之上，悬有诏令：“倘有遗下功劳未叙，许其自言。”特地叩子推之门，报此消

太叔帶怙入宮中



息。子推笑而不答。老母在厨下闻之，谓子推曰：“汝效劳十九年，且曾割股救君，劳苦不小。今日何不自言？亦可冀数钟之粟米，共朝夕之餐煖，岂不胜于织屨乎？”子推对曰：“献公之子九人，惟主公最贤。惠、怀不德，天夺其助，以国属于主公。诸臣不知天意，争据其功，吾方耻之，吾宁终身织屨，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也。”老母曰：“汝虽不求禄，亦宜入朝一见，庶不没汝割股之劳。”子推曰：“孩儿既无求于君，何以见为？”老母曰：“汝能为廉士，吾岂不能为廉士之母？吾母子当隐于深山，毋溷于市井中也。”子推大喜曰：“孩儿素爱绵上，山高谷深，今当归此。”乃负其母奔绵上，结庐于深谷之中，草衣木食，将终其身焉。邻舍无知其去迹者。惟解张知之，乃作书夜悬于朝门。文公设朝，近臣收得此书，献于文公。文公读之，其词曰：

有龙矫矫，悲失其所，数蛇从之，周流天下。龙饥乏食，一蛇割股，龙返于渊，安其壤土。数蛇入穴，皆有宁宇，一蛇无穴，号于中野。

文公览毕，大惊曰：“此介子推之怨词也！昔寡人过卫乏食，子推割股以进。今寡人大赏功臣，而独遗子推，寡人之过何辞？”即使人往召子推，子推已不在矣。文公拘其邻舍，诘问子推去处：“有能言者，寡人并官之。”解张进曰：“此书亦非子推之书，乃小人所代也。子推耻于求赏，负其母隐于绵上深谷之中。小人恐其功劳泯没，是以悬书代白之。”文公曰：“若非汝悬书，寡人几忘子推之功矣。”遂拜解张为下大夫，即日驾车，用解张为前导，亲往绵山，访求子推。

只见峰峦叠叠，草树萋萋，流水潺潺，行云片片，林鸟群噪，山谷应声，竟不得子推踪迹。正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左右拘得农夫数人到来，文公亲自问之。农夫曰：“数日前，曾有人见一汉子，负一老姬，息于此山之足，汲水饮之，复负之登山而去，今则不知所之也。”文公命停车于山下，使人遍访，数日不得。文公面有愠色，谓解张曰：“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耶？吾闻子推甚孝，若举火焚林，必当负其母而出矣。”魏犇进曰：“从亡之日，众人皆有功劳，岂独子推哉？今子推隐身以要君，逗遛车驾，虚费时日，待其避火而出，臣当羞之！”乃使军士于山前山后，周围放火，火烈风猛，延烧数里，三日方息。子推终不肯出，母子相抱，死于枯柳之下。军士寻得其骸骨，文公见之，为之流涕，命葬于绵山之下，立祠祀之。环山一境之田，皆作祠田，使农夫掌其岁祀。“改绵山曰介山，以志寡人之过！”后世于绵上立县，谓之介休，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焚林之日，乃三月五日清明之候，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为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三日。至今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各处，每岁冬至后一百五日，预作干糒，以冷水食之，谓之“禁火”，亦曰“禁烟”。因以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遇节，家家插柳于门，以招子推之魂，或设野祭，焚纸钱，皆为子推也。胡曾有诗云：

羈继从游十九年，天涯奔走备颠连。

食君割股心何赤？辞禄焚躯志甚坚。

绵上烟高标气节，介山祠壮表忠贤。

只今禁火悲寒食，胜却年年挂纸钱。

文公既定君臣之赏，大修国政，举善任能，省刑薄敛，通商礼宾，拯寡救乏，国中大治。周襄王使太宰周公孔，及内史叔兴，赐文公以侯伯之命，文公待之有加礼。叔兴归见襄王，言：“晋侯必伯诸侯，不可不善也。”襄王自此疏齐而亲晋，不在话下。

是时郑文公臣服于楚，不通中国，恃强凌弱，怪滑伯事卫不事郑，乃兴师伐之。滑伯惧而请成。郑师方退，滑仍旧事卫，不肯服郑。郑文公大怒，命公子士泄为将，堵俞弥副之，再起大军伐滑。卫文公与周方睦，诉郑于周。周襄王使大夫游孙伯至郑，为滑求解。未至，郑文公闻之，怒曰：“郑、卫一体也，王何厚于卫，而薄于郑耶？”命拘孙伯于境上，俟破滑凯旋，方可释之。孙伯被拘，其左右奔回，诉知周襄王，襄王骂曰：“郑捷欺朕太甚，朕必报之！”问群臣：“谁能为朕问罪于郑者？”大夫颉叔、桃子二人进曰：“郑自先王兵败，益无忌惮。今又挟荆蛮为重，虐执王臣。若兴兵问罪，难保必胜。以臣之愚，必借兵于翟，方可伸威。”大夫富辰连声曰：“不可，不可！古人云：‘疏不间亲。’郑虽无道，乃子友之后，于天子兄弟也。武公著东迁之劳，厉公平子颓之乱，其德均不可忘。翟乃戎狄豺狼，非我同类。用异类而蔑同姓，修小怨而置大德，臣见其害，未见其利也。”颉叔、桃子曰：“昔武王伐商，九夷俱来助战，何必同姓？东山之征，实因管、蔡。郑之横逆，犹管、蔡也。翟之事周，未尝失礼，以顺诛逆，不亦可乎？”襄王曰：“二卿之言是也。”乃使颉叔、桃子如翟，谕以伐郑之事。

翟君欣然奉命，假以出猎为名，突入郑地，攻破栎城，以兵戍之，遣使同二大夫告捷于周。周襄王曰：“翟有功于朕，朕今中宫新丧，欲以翟为婚姻何如？”颉叔、桃子曰：“臣闻翟人之歌曰：‘前叔隗，后叔隗，如珠比玉生光辉。’言翟有二女，皆名叔隗，并有殊色。前叔隗乃咎如国之女，已嫁晋侯。后叔隗乃翟君所生，今尚未聘，王可求之。”襄王大喜，复命颉叔、桃子往翟求婚。翟人送叔隗至周，襄王欲立为继后，富辰又谏曰：“王以翟为有功，劳之可也。今以天子之尊，下配夷女。翟恃其功，加以姻亲，必有窥伺之患矣。”襄王不听，遂以叔隗主中宫之政。

说起那叔隗，虽有韶颜，素无闺德。在本国专好驰马射箭，翟君每出猎，必自请随行，日与将士每驰逐原野，全无拘束。今日嫁与周王，居于深宫，如笼中之鸟，槛内之兽，甚不自在。一日，请于襄王曰：“妾幼习射猎，吾父未尝禁也。今郁郁宫中，四肢懈倦，将有痿痹之疾。王何不举大狩，使妾观之？”襄王宠爱方新，言无不从。遂命太史择日，大集车徒，较猎于北邙山。有司张幕于山腰，襄王与隗后坐而观之。襄王欲悦隗后之意，出令曰：“日中为期，得三十禽者，赏辎车三乘；得二十禽者，赏以轳车二乘；得十禽者，赏以輶车一乘；不逾十禽者，无赏。”一时王子王孙及大小将士，击狐伐兔，无不各逞其能，

以邀厚赏。打围良久，太史奏：“日已中矣。”襄王传令撤回，诸将各献所获之禽，或一十，或二十，惟有一位贵人，所献逾三十之外。那贵人生得仪容俊伟，一表人物，乃襄王之庶弟，名曰带，国人皆称曰太叔，爵封甘公。因先年夺嫡不遂，又召戎师以伐周，事败出奔齐国，后来惠后再三在襄王面前辩解求恕，大夫富辰亦劝襄王兄弟修好，襄王不得已，召而复之。今日在打围中，施逞精神，拔了个头筹。襄王大喜，即赐纯车如数。其余计获多少，各有赐赉。

隗后坐于王侧，见甘公带才貌不凡，射艺出众，夸奖不迭。问于襄王，知是金枝玉叶，十分心爱，遂言于襄王曰：“天色尚早，妾意欲自打一围，以健筋骨，幸吾王降旨。”襄王本意欲取悦隗后，怎好不准其奏，即命将士重整围场。隗后解下绣袍，原来袍内，预穿就窄袖短衫，罩上异样黄金锁子轻细之甲，腰系五彩纯丝绣带，用玄色轻绡六尺，周围抹额，笼蔽凤笄，以防尘土，腰悬箭箠，手执朱弓，妆束得好不齐整。有诗为证：

花般绰约玉般肌，幻出戎装态更奇。

仕女班中夸武艺，将军队里擅娇姿。

隗后这回装束，别是一般丰采，喜得襄王微微含笑。左右驾戎辂以待，隗后曰：“车行不如骑迅，妾随行诸婢，凡翟国来的，俱惯驰马，请于王前试之。”襄王

命多选良马，鞴勒停当。侍婢陪骑者，约有数人。隗后方欲跨马，襄王曰：“且慢。”遂问同姓诸卿中：“谁人善骑？保护王后下场。”甘公带奏曰：“臣当效劳。”这一差，正暗合了隗后之意。侍婢簇拥隗后，做一队儿骑马先行。甘公带随后跨着名驹赶上，不离左右。隗后要在太叔面前施逞精神，太叔亦要在隗后面前夸张手段。未试弓箭，且试跑马。隗后将马连鞭几下，那马腾空一般去了。太叔亦跃马而前，转过山腰，刚刚两骑马，讨个并头。隗后将丝缰勒住，夸奖甘公曰：“久慕王子大才，今始见之！”太叔马上欠身曰：“臣乃学骑耳，不及王后万分之一！”隗后曰：“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宫中问安，妾有话讲。”言犹未毕，侍女数骑俱到，隗后以目送情，甘公轻轻点头，各勒马而回。恰好山坡下，赶出一群麋鹿来，太叔左射

介子推志守焚绵上



麋，右射鹿，俱中之。隗后亦射中一鹿。众人喝彩一番。隗后复跑马至于山腰，襄王出幕相迎曰：“王后辛苦！”隗后以所射之鹿，拜献襄王。太叔亦以一麋一鹿呈献。襄王大悦。众将及军士，又驰射一番，方才撤围。御庖将野味，烹调以进，襄王颁赐群臣，欢饮而散。

次日，甘公带人朝谢赐，遂至惠后宫中问安。其时隗后已先在矣。隗后预将贿赂，买嘱随行宫侍，遂与太叔眉来眼去，两下意会，托言起身，遂私合于侧室之中。男贪女爱，极其眷恋之情，临别两不相舍。隗后嘱咐太叔：“不时入宫相会。”太叔曰：“恐王见疑。”隗后曰：“妾自能周旋，不必虑也。”惠后宫人，颇知其事，只因太叔是太后的爱子，况且事体重大，不敢多口。惠后心上，亦自觉着，反吩咐宫人闲话少说。隗后的宫侍，已自遍受赏赐，做了一路，为之耳目。太叔连宵达旦，潜住宫中，只瞒得襄王一人。史官有诗叹曰：

太叔无兄何有嫂？襄王爱弟不防妻。

一朝射猎成私约，始悔中宫女是夷！

又有诗讥襄王不该召太叔回来，自惹其祸。诗云：

明知篡逆性难悛，便不行诛也绝亲。

引虎入门谁不噬？襄王真是梦中人！

大凡做好事的心，一日小一日；做歹事的胆，一日大一日。甘公带与隗后私通，走得路熟，做得事惯，渐渐不避耳目，不顾利害，自然败露出来。那隗后少年贪欲，襄王虽则宠爱，五旬之人，到底年力不相当了，不时在别寝休息。太叔用些贿，使些势，那把守宫门的，无过是内侍之辈，都想道：“太叔是太后的爱子，周王一旦晏驾，就是太叔为王了，落得他些赏赐，管他甚帐？”以此不分早晚，出入自如。

却说宫婢中有个小东，颇有几分颜色，善于音律。太叔一夕欢宴之际，使小东吹玉箫，太叔歌而和之。是夕开怀畅饮，醉后不觉狂荡，便按住小东求欢。小东惧怕隗后，解衣脱身，太叔大怒，拔剑赶逐，欲寻小东杀之。小东竟奔襄王别寝，叩门哭诉，说太叔如此恁般：“如今见在宫中。”襄王大怒，取了床头宝剑，趋至中宫，要杀太叔。

毕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话说周襄王闻宫人小东之语，心头一时火起，急取床头宝剑，趋至中宫，来杀太叔。才行数步，忽然转念：“太叔乃太后所爱，我若杀之，外人不知其罪，必以我为不孝矣。况太叔武艺高强，倘然不逊，挺剑相持，反为不美。不如暂时隐忍，俟明日询有实迹，将隗后贬退，谅太叔亦无颜复留，必然出奔外境，岂不稳便？”叹了一口气，掷剑于地，复回寝宫，使随身内侍，打探太叔消息。回报：“太叔知小东来诉我王，已脱身出宫去矣。”襄王曰：“宫门出入，如何不禀命于朕？亦朕之疏于防范也。”次早，襄王命拘中宫侍妾审问。初时抵赖，唤出小东面证，遂不能隐，将前后丑情，一一招出。襄王将隗后贬入冷宫，封锁其门，穴墙以通饮食。太叔带自知有罪，逃奔翟国去了。惠太后惊成心疾，自此抱病不起。

却说颍叔、桃子，闻隗后被贬，大惊曰：“当初请兵伐郑，是我二人；请婚

隗氏，又是我二人。今忽然被斥，翟君必然见怪。太叔今出奔在翟，定有一番假话，哄动翟君。倘然翟兵到来问罪，我等何以自解？”即日乘轻车疾驰，赶上太叔，做一路商量：“若见翟君，须是如此如此。”不一日，行到翟国，太叔停驾于郊外。颍叔、桃子先入城见了翟君，告诉道：“当初我等原为太叔请婚，周王闻知美色，乃自取之，立为正宫。只为往太后处问安，与太叔相遇，偶然太叔叙起前因，说话良久，被宫人言语诬谤，周王轻信，不念贵国伐郑之劳，遂将王后贬入冷宫，太叔逐出境外。忘亲背德，无义无恩，乞假一旅之师，杀入王城，扶立太叔为王，救出王后，仍为国母，诚贵国之义举也。”翟君信其言，问：“太叔何在？”颍叔、桃子曰：“现在郊外候命。”翟君遂迎太叔入城。太叔请以甥舅之礼相见，翟君大喜，遂拨步骑五千，使大将赤丁同颍叔、桃子，

周襄王避乱居郑



奉太叔以伐周。

周襄王闻翟兵临境，遣大夫谭伯为使，至翟军中，谕以太叔内乱之罪。赤丁杀之，驱兵直逼王城之下。襄王大怒，乃拜卿士原伯贯为将，毛卫副之，率车三百乘，出城御敌。伯贯知翟兵勇猛，将輶车联络为营，如坚城一般，赤丁冲突数次，俱不能入，连日搦战，亦不出应。赤丁愤甚，乃定下计策，于翠云山搭起高台，上建天子旌旗，使军士假扮太叔，在台上饮宴歌舞为乐，却教颓叔、桃子各领一千骑兵，伏于山之左右，只等周兵到时，台上放炮为号，一齐拢杀将来。又教亲儿赤风子引骑兵五百，直逼其营辱骂，以激其怒，若彼开营出战，佯输诈败，引他走翠云山一路，便算功劳。赤丁与太叔引大队在后准备接应。分拨停当。

却说赤风子引五百骑兵搦战，原伯贯登垒望之，欺其寡少，便欲出战。毛卫谏曰：“翟人诡计多端，只宜持重，俟其懈怠，方可击也。”挨至午牌时分，翟军皆下马坐地，口中大骂：“周王无道之君，用这般无能之将，降又不降，战又不战，待要何如？”亦有卧地而骂者。原伯贯忍耐不住，喝教开营。营门开处，涌出车乘百余，车上立着一员大将，金盔绣袄，手执大杆刀，乃原伯贯也。赤风子忙教：“孩儿们快上马！”自挺铁搦来迎战，不上十合，拨马往西而走。军士多有上马不及者，周军乱抢马匹，全无行列。赤风子回马，又战数合，渐渐引至翠云山相近。赤风子委弃马匹器械殆尽，引数骑奔山后去了。

原伯贯抬头一望，见山上飞龙赤旗飘贴，绣伞之下，盖着太叔，大吹大擂饮酒。原伯贯曰：“此贼命合尽于吾手！”乃拣平坦处驱车欲上，山上檣木炮石打将下来。原伯正没计较，忽闻山坳中连珠炮响，左有颓叔，右有桃子，两路铁骑，如狂风骤雨，围裹将来。原伯心中计，急救回车，来路上已被翟军砍下乱木，纵横道路，车不能行。原伯喝令步卒开路，军士都心慌胆落，不战而溃。原伯无计可施，卸下绣袍，欲杂于众中逃命。有小军叫曰：“将军到这里来！”颓叔听得叫声，疑为原伯，指挥翟骑追之，擒获二十余人，原伯果在其内。比及赤丁大军到时，已大获全胜，车马器械，悉为所俘。有逃脱的军士，回营报知毛卫。毛卫只教坚守，一面遣人驰奏周王，求其添兵助将。不在话下。

颓叔将原伯贯绑缚献功于太叔，太叔命囚之于营。颓叔曰：“今伯贯被擒，毛卫必然丧胆。若夜半往劫其营，以火攻之，卫可擒也。”太叔以为然，言于赤丁。赤丁用其策，暗传号令。是夜三鼓之后，赤丁自引步军千余，俱用利斧，劈开索链，劫入大营，就各车上，将芦苇放起火来。顷刻延烧，遍营中火球乱滚，军士大乱。颓叔、桃子各引精骑，乘势杀入，锐不可当。毛卫急乘小车，从营后而遁。正遇着步卒一队，为首乃是太叔带，大喝：“毛卫那里走？”毛卫着忙，被太叔一枪刺于车下。翟军大获全胜，遂围王城。

周襄王闻二将被擒，谓富辰曰：“早不从卿言，致有此祸。”富辰曰：“翟势甚狂，吾王暂外出巡，诸侯必有倡议纳王者。”周公孔奏曰：“王师虽败，若悉起百官家属，尚可背城一战。奈何轻弃社稷，委命于诸侯乎？”召公过奏曰：